

冰 洁 著

# 谁笑到最后



作家出版社

# 谁笑到最后

冰 洁 著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beach scene. In the foreground, several people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sand, some appearing to be engaged in an activity. In the middle ground, a suspension bridge spans across the water. The background shows a hazy sky and distant buildings. The overall tone is somber and reflective.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笑到最后/冰洁著,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2.6

ISBN 7-5063-2018-5

I. 谁… II. 冰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80436 号

## 谁笑到最后

---

作者:冰洁

责任编辑:联合国

装帧设计:鸿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编:100026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175千字

印张:7.5

印数:001-2000册

版次:2002年6月第1版

印次:200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2018-5/I·2002

定价:16.00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自序

大约在七十年代，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访谈。被采访的对像是前苏联大名鼎鼎的作家肖洛霍夫。当年是即兴采访或是转载？我记不清了，但有几句话却像刻在竹筒上似的，想抹也抹不掉。当记者问他，要写一部有点份量的长篇小说需具备那些条件？大师回答得相当幽默，相当干脆，娶一个有钱的老婆和五年的时间。五年时间，这话好理解。另一个问题就充满了悬念，要拥有多少财产的老婆才配戴得上“有钱的老婆”的桂冠呢？就无法考究了。我想肖洛霍夫生活的那个年代，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，天天能吃上土豆烧牛肉，就很满足了。他的“有钱的老婆”大概是指在他创作的期间、太太能提供这种生活吧！也就是说不必为谋生而操心，又能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吧！

可是，一个人要在这世界上立足，往往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有钱的老婆难寻。所以，每当我从报刊上看到谁谁谁，毅然辞去一份蛮不错的工作，跳上文学这艘神圣的又摇摇晃晃的木船，我常为之砰然心动，总有一种壮士奔赴万里疆场的悲壮，我为他们骄傲，也为他们担心。只希望有志者梦能圆。相形之下，我羞愧万分，我太懦弱了，多少年来，我为了糊口，终日奔波辗转，弄得精疲力尽；多少年来，我为了糊口，丢失了很多读书的时间，丢失了很多爬格子的时间，那份疼痛就像被炭火灼伤一般。

现在，我退休了，虽退休金不多，但每天喝杯牛奶，吃几片面包还是不成问题的，只是现在毕竟不是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岁月，牛奶和面包已经成了大多数市民的早餐，自然，“有钱的老婆”的含金量也水涨船高。看来我永远捞不着“有钱的老婆”的桂冠。然而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何况，只要上天不招我，大概不愁没有五年的时间。当然，我也有自知之明，并不是有了牛奶和面包，有五年的时间就能写出好作品来，这只是具备了创作的外部条件。能不能写出好作品，关键还是看作者有否丰厚的生活底蕴，有否特独的见解和感悟，以及有否深厚的文学功底。这才是能否写出好文章的根基和血脉。

也许，不必为了糊口而仰人鼻息，也不必为了紧张的人际关系而小心翼翼。我的心有如春天的石潭那样宁静和清沏。于是，我的亲友和同事一个个挤进我的脑海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他们的悲欢离合，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应接不暇，让我不能自己。于是，他们一个个成为我笔下的主人公，便有了《谁笑到最后？》这本中篇小说集。

历尽沧桑的唐雨兰是旅行社的经理，她陷在三角债的泥潭中苦苦挣扎。何况，商场如战场，在激烈的竞争中，她无暇顾及家庭，五岁的女儿从楼上摔了下来，虽保住了小命，却摔成痴呆

儿。这一摔，也把原本就有些守旧的小家庭也给摔碎了。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。旅行团又出了车祸，然而，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，唐雨兰以她的坚韧、善良和真诚，赢得了“上帝”的心，赢得了同行的诚服，还得到了人世间最真诚的友谊。常言道，付出的越多，收获也就越多。所以，她笑到了最后。

《不会闭着一只眼？》写的是机关的小公务员苏岩，他是个倒霉蛋，活得很累，很苦，很委屈。为什么？他的头头是个使出浑身解数构筑势力范围的人，其肮脏的动机是什么？傻瓜也明白，所以千方百计地排斥异己。在这样的氛围里，苏岩不拍马屁，不点头哈腰，还要揭头儿情妇的老底。这一抗争的结果是职位没了，房子也没了。他为此悲愤不已。好在他善于调整心态，从工作中寻找乐趣，全心全意地投入新线路的开发，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人心是一杆最公平的秤，在他生日那天，各景区的头头，及导游员们献给他一首深情的歌《祝好人一生平安》。在这世界上，什么都能买到，唯独买不到真情，苏岩还能不满足吗！

《能屈才是大丈夫》讲的是一个内退工人的不幸遭遇。身材魁梧的曲若海13岁就去广宽天地里练红心，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中，他又撞上了，提前内退了。因家住在菜市场附近，他决定做个鱼贩佬，轰轰烈烈地干它一场。可开张没多久，就被忌妒心很重的邻居用谣言击垮了。只好靠出租前厅来维持生计。然而，终日无所事事的曲若海却陷入了孤独的苦海里，嗜酒如命，他性格本来就鲁莽、乖戾，现在就更加放荡不羁了。演绎了一连串曲折离奇的悲剧。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，这话没错。可是性格是可以雕琢的。现在不是常说吗？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，曲若海的不幸就在于失去了这个“基础”，失去了学习谋生技能的机会，失去了雕琢性格的机会。文章从另一个侧面，揭示了那场群魔乱舞的文化大革命给这代人带来的伤害。

现在，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，已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。只要小皇帝问世，为人之父的，为人之母的，没有不以他或她为轴心，忙得团团转。这也难怪，中华民族是个望子成龙的民族，不管那个父母都俯首甘为孺子牛，其爱不可谓不深也！加上有“玉不琢不成器”的古训，这份爱就太沉重了。琢是什么？琢是用刀雕刻呀，能不疼嘛吗！所以，我们那活泼，聪明又带点叛逆的小球星曲乐乐就不肯接受，他大声疾呼，给我一方自由的空间，你们作我的朋友吧！为人之父的，为人之母的，能不三思吗！

我的另一位小小主人公蓝君，他的父亲被走私者的糖衣炮弹击中了，不仅毁灭了自己，也伤害了自己的宝贝女儿，是她的同学桑雨用纯结的友情缝合了她心灵的伤口，让她重新踏上人生的旅程。我常想，人要在世上活着是多么不易，征途漫漫，有多少荆棘挡道呀！愿爱心化作娇艳的鲜花，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。爱是我永恒的追求！

贾平凹说过，作家是一种手艺人，作品写好了，就是活儿做得漂亮。作家的手艺漂亮不漂亮，最有资格评说的是读者，我洗耳恭听。

冰洁于2002年4月16日

# 目

# 录

---

自序 .....	1
谁笑到最后? .....	1
不会闭着一只眼? .....	48
能屈才是大丈夫 .....	98
唉,我们哪像小皇帝? .....	143
小留学生潮 .....	192



## 谁笑到最后？

### 1

这一次东南山海风情游，如果不是撞上“鸿门宴”，的确很顺利，团员们都玩得很开心。唐雨兰想。

记得那一天黄昏，太阳像捉迷藏似地只在山头上露出半个脸，像变魔术似的，天空上飘起一片片灿烂的晚霞，似春天里那盛开的桃花，那么浪漫，那么迷人！许多游客留恋地在地坡上走来走去。眺望着峻秀的天云峰，竹节峰，以及沿着山脚弯弯曲曲向前流去的曲曲溪，大家仍陶醉不已，不少人举着照相机“噼啪噼啪”地拍个不停。

喂，各位老师，不要走远啦，再过十分钟，就该下山了，如果觉得好玩，以后

可以再来嘛！唐雨兰拍着手笑着向大家招呼。山风将她那披肩的长发吹拂起来，就像黑丝巾那样飘逸。

拉，也拉不回来！这水墨画般的景致，谁舍得下山。汪洋嘿嘿地笑了起来，那是充满阳光的笑容，开朗又浪漫，那是生活和事业都一帆风顺的人才有的笑容。他是大鹏旅行社的副总，屈指一算，他跨进大鹏的门槛也七八年啦，是个为大鹏立下汗马功劳的干将。

唐总，要是每个月能组到两、三个这么多人的教师团，我们旅行社的日子就好过了。一团 50 来个人，一团顶人家好几个团。

难呀，现在是僧多粥少，各旅行社为了争抢团队，卷起袖子，挥着拳头，只差没动刀动枪罢了。唐雨兰苦楚地淡淡一笑，那春池般清彻的眼睛里闪过几丝忧郁。她穿着一件撒着小黄花的米色真丝短衫，同样色系的，宽宽的拖到脚背的裤子。腰间打个松松的蝴蝶结，更显出身材的高挑和修长。就像深秋里，扎根在山头上的一棵枫树，那么婷婷玉立，楚楚动人。谁能看出她是一个 8 岁孩子的母亲呢。就连她眼角浅浅的鱼尾纹，仿佛也带着历经沧海的风韵。

等会儿，见了寡妇脸可得多留一点神，这人特难对付。唐雨兰焦虑地向汪洋叮了一句。

汪洋心里一沉，点了点头。他知道唐雨兰说的寡妇脸就是竹云宾馆的老总陈玉春。便说，这绰号也太损了，不知这女人得罪了哪路神仙？

大概各路神仙都得罪！那人是专举大刀。唐雨兰春池般的眼睛又暗了下来。据说，这女人特精明，特厉害，不管那个员工，稍有一点疏忽，绝对别想从她的眼皮下滑过，训起人来入骨三分，那些油皮儿恨不得扒了她的皮！据说，对同行也特刁钻，鬼点子特别多，所以得罪的人不少啊，这样，口碑能好？

当然，寡妇脸再刁，如果没业务往来，也刁不到头上来。唐雨兰想。要命的是自己的集团公司欠竹云宾馆八十几万元，其中，大鹏占了三分之一。竹云催讨好几回了，公司的头儿每次都说下个月还，或下季度还，可是，目前哪有能力还呢。前天，董事长还给她打电话，再三交代，碰到竹云酒店讨钱，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支撑过去，尽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
今天，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吗？唐雨兰想，那春池般的眼里又掠过几丝淡淡的愁云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俩带着游客们赶下山来，夜幕也已沉沉地落下。大街上，街灯比天空上的繁星还要明亮，还要灿烂。

一跨进下榻的宾馆，唐雨兰就看见，餐厅里灯光璀璨，饭桌上铺着桔红色的台巾，碗、碟、筷、汤匙、茶杯，排列有序。总经理陈玉春，就是那个寡妇脸，带着几分职业性的微笑站在餐厅前，她那锐利的目光像剑似的，带着几分精明、几分傲气。一看，便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。

餐前的准备工作做得还可以吧？寡妇脸问。她刚四十出头，身体却不像到了这个岁的女人那样，发酵般地鼓涨起来。正相反，她瘦瘦的，瘦得肚子有点向里陷，这样身体就微微有些弯曲。她也好像知道自己的缺点似的，尽量伸直腰板，于是，便有了几分铮铮铁骨的模样。

可以，可以。唐雨兰频频点头。

你们就在小贵宾厅用餐，反正小贵宾厅空着也是空着。

工作餐在小贵宾吃，那不妥当吧？
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的司机天赐，已经在里面喝茶了，再换个地方多不礼貌。寡妇脸仍然笑着，依旧是职业性的微笑。

他们走进小贵宾厅，一看，嗯，墙壁上挂着淡雅的山水画，镜框上的玻璃一尘不染，格外明亮。天花板的正中央悬挂着一串

串的水晶灯，也晶莹得像夏夜天空中的明星。内行的人就知道，那是经常擦洗的缘故。看来这酒店管理得十分到位。

天赐果然坐在茶几旁，但不是喝茶，而是喝酒，喜悠悠地喝着茅台酒，看来他已喝了不少，细眯着双眼，脸庞和脖子都涨红了，细眯着眼睛却异常的晶亮。平日里，同事们开玩笑地称他为韩国佬。他皮肤黝黑，稍厚的单眼皮，稍厚的嘴唇，而且那三七开的头发梳理得格外光洁，又喷上摩丝，更是一丝不苟。的确有几分像憨厚又执著的韩国人。

陈总，今天你可下了血本啦，拿国酒招待天赐，担当不起呀！唐雨兰拿起茅台，往自己桌前一放，亲切地对天赐说：好酒，也不能贪杯哪！明早还要出车呢！

唐总，早就听说你待天赐，情如姐弟，今天一看果真如此！

我啊，欠她奶奶的实在太多太多！

女人啊，要做点事情特别不容易。陈玉春淡淡一笑，似乎还带着几分诚意。也许，眼前这个女人，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刁滑，还满会体贴人的嘛！唐雨兰想。

说话时，服务小姐开始送餐。蒜泥炒虾，百莲炖排骨，炒得绿油油的甘蓝菜，色香味俱全，颇能调起人们的食欲。

陈玉春又拿过茅台给天赐斟酒。唐雨兰连忙笑提醒：天赐，你已经喝不少了。

喂，没事，没事，谁不知道天赐的酒量，再说，开车最苦，一路劳累有谁知呢，喝两杯放松放松。陈玉春体贴地说。

天赐本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，在熟人圈里，他也会乐呵呵地说上一阵，可在交际场合，没说两句话就脸红。今晚，也许是几杯酒下喉，血脉喷张；也许是被陈玉春诚恳的言语所感动，竟然唠叨开了。如果单是苦点、累点，也算不了什么。最倒霉的要数我们大鹏啦，前几年碰到好几个“牛头”、“马脸”，这些家

伙心够狠的，宰几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把我们害惨了！说着将外套一脱，住身后的椅子上一扔，一把带着唐老鸭钥匙扣的车钥匙滑了出来，咚地一响，落在地面上。

陈玉春眼睛一亮，拣了起来，很随意地放在自己跟前的桌面上。又拿过茅台往天赐的酒杯里斟酒，说：旅行社日子不好过，酒店何尝有笑脸，好几家旅行社都欠着酒店的钱，一拖再拖，拖得我们也快断气了！别看我们酒店灯火辉煌，那是外表好看哪！你们也看到了，有的空调机不吐冷气了，有的彩电图像不清楚，再不更新，酒店的招牌就砸了。所以，上星期集团公司的头儿发话了，现在酒店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不管那家旅行社欠款都得追回，没钱拿设备抵账也行。

陈玉春的语调虽然平和，然而久经沙场的唐雨兰，立即觉得这话的份量实在是太重了，头皮刹地绷紧了。本能地抬头看了看汪洋，他像猛挨了一棒似的，霎时脸都变白了。

对老客户，总要关照关照吧！欠人家的手软，从不向别人低头的唐雨兰也只好违心地挤出几丝讨好的笑容。

我们实在是泥菩萨过河呀！所以，今天，无论如何得把欠的钱清了。陈玉春依然平静地说。

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吧，眼下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欠我们的都是台湾的“牛头”“马脸”过不去呀！唐雨兰恳求。

陈玉春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似乎十分为难地说，实在当不了救世主呀，想想吧！我肩上挑着一百多个员工，大家都靠工资糊口，总不能让员工们一家老少都将嘴巴缝起来吧。我也知道你们社资金周转不灵，你们两天内也还不了债。说着，拿起桌面上那串车钥匙，在空中晃了一下，无可奈何地说，没办法呀！只好用这辆中巴抵债了，这实在是迫不得已，实在抱歉得很。当然，三个月内钱到车还，超过三个月，只能到车行估价，估多少

抵多少，这公平合理吧！

什么，拿中巴抵债？不等于摘了旅行社的心肝吗？大鹏总共只有三辆车，接待团队都很紧张，如今再扣走一辆，那怎么运行？很显然，寡妇脸这一招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，看来他们早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，不拿到钱决不罢休。刹那间，一种被戏弄，被羞辱、以及难于言语的悲凉参杂在一起，在唐雨兰的心头翻滚着。她的脸唰地没有一点血色，愤怒的目光冷得像喜马拉雅山的冰峰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搞“鸿门宴”？

哎呀，说得多难听，什么“鸿门宴”，吃饭归吃饭，讨钱归讨钱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嘛。

你要讨钱摆在桌上说，又敬酒，又上菜，搞什么鬼计！

都是逼不得已，逼不得已呀！寡妇脸双手一摊，似乎十分委屈。

而这一场唇枪舌战，像一桶冰凉的海水劈头盖脸地朝坐在一旁的天赐泼了过来，他倏地清醒过来，懊悔又伤心地敲着自己的额角，涨红的脸变成了猪肝色，说多难看就有多难看。

陈总，你……太不够意思，你说了一通贴心话，原来是想拿我的车钥匙。

天赐，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呀！她艰难地拍了拍天赐的肩。你千万别记恨。

换成你，被人家耍了一把，能不记恨吗？天赐悲痛欲绝，气得手都哆嗦了，你别把忠厚当傻瓜！你！

你，别太得意，路还长着呢，看谁笑到最后？唐雨兰冷冷地说。

陈玉春也阴阴地一笑，那就等着瞧吧！

常言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

第二天早晨，唐雨兰一踏进办公室，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儿，就看见大门口来了一大批老同志。他们都穿着宽松的运动服，橡胶底的布鞋，舒适又方便。一看就知道他们刚刚做完晨练。唐雨兰自然认识他们，这些爷们婶们都是“夕阳红”西南之旅的的队员，钱都交了，手续也全办好了，单等下星期一出发。

客人就是上帝，不管你心里如何悲凉，也要挤出几丝灿烂的笑容来。果然，唐雨兰飞快地调整一下心绪，脸上立即绽开一个动人的微笑，她热情地给老同志斟茶、让坐，亲切地问。老秦，又替好朋友报名来了？

不，不，……老秦尴尬地笑了笑，停了片刻，才有些为难地说，我那大闺女突然来信，叫我上她那儿住一段日子，说是我那大孙女上学了，要督促她做作业，所以，这趟“夕阳红”就暂且不去啦。

我，我这几天的血压又高起来，昨天去了趟医院，医生再三交代，要好好休息！那一位叫老于的大婶也期期艾艾地说。

尽管他们说相当委婉，相当客气，但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退团。一团怒火夹杂着难言的苦涩猛地在唐雨兰的胸中翻滚。看来，大鹏旅行社被寡妇脸扣车一事，已搅得满城风雨，早传遍了津汉市大大小小的酒店和宾馆，真是脸面都丢尽了。这也难怪，历史的车轮已滚进了信息时代，电波自然跑得比人的腿快。再这样搅下去，旅行社的信誉也就毁尽啦，“夕阳红”西南之旅也会随之泡汤。这生意还怎么做？

“夕阳红”之旅，是他们新推出的旅游项目。锁定的就是从

岗位上退下来的爷们，婶们。按眼下时髦的话儿说，叫银发贵族。他们大都买了房子，孩子也成家立业了，而且又有时间，如果能做得好，这盘蛋糕可以蒸得很大。为这，他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，跑上跑下，疏通关系，又磕头又陪笑脸，好不容易才申请到专列旅游线路，想一炮打出自己的拳头产品来。只要这一炮能打响，再熬一阵，就可以把欠的债还了。果然，工夫不负有心人，头两趟专列十分成功。西南之旅是第三趟专列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列车也定了，客房和用餐也定了，单等下星期发车。如果在这时候出问题，有人闹退团，一传十，十传百……特别是这些爷们婶们，每天都猫在一块做晨练，只要一嘀咕，那还不是说退就退，那个月的辛劳不就全都付诸东流了吗！一想到这里，唐雨兰急得手心都冒汗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一团万一砸了，那就再也没有什么拳头产品啦！哪以后也就没有“夕阳红”专列！好好的专列都让你搞砸了，以后再去申请专列，谁还理你！

这一切都是那寡妇脸惹的祸呀！唐雨兰愤愤地在心里喊着。恨不得立即赶过去和她理论一番，或狠狠地打上一架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扑灭心头的怒火！然而，现在不是理论和打架的时候，现在是如何赶紧打开这个死结。是呀，赶紧！她勾起手指，敲了敲额头，向天赐招招手，轻轻地说了句什么。天赐立即转身就走。

片刻，几个身系着绿围裙的服务员走进办公室，她们都端着一个塑料盘子，上面放着几碗热气升腾的花生汤。唐雨兰那春水般明净的大眼睛闪了闪，笑着对大家说：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大伯、大婶，先吃碗花生汤吧，这可是对面那家老字号做的汤，花生特烂，汤又不太甜，东南亚的游客来津汉旅游，没有不光顾这一家的。

唐总，让你破费，实在不敢当哪！老秦说。



甬客气，甬客气！你们要吃，还是看得起我，看得起我们旅行社，对吧！

常言说，恶拳不打笑面人，何况是真诚的请客。老秦端起花生汤，喝了一口笑着说，哪有好东西不尝的，那不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！其他的人也端起碗，笑嘻嘻地吃了起来。

唐雨兰这才背着双手，走到办公室的中间，笑着说。原本是上车后，才给大家一个惊喜。难得今天大家都来了，那就先给大家透点气儿。她神秘兮兮地瞟了大家一眼。这一次“夕阳红”专列，我们要来点刺激的，搞个有奖知识抢答，你们猜猜奖品是什么？

老人们瞪着眼睛答不出个所以然。唐雨兰得意地笑了笑，提示道。当然是老年人的保健品，猜猜。

安溪铁观音茶？

不是，那太一般了。

奶粉？

嗨，送这个也太没品味！

看老人兴趣勃勃，几乎忘了此行的目的，唐雨兰悬在心头的那块大石头悄悄地卸了下来，几抹红晕飞上白皙的脸颊，就像初春的桃花那样绚丽。她抽出放在身后的手臂，像变魔术似的，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

便携式氧立得，一台要 165 元呢！够高级吧！

老人们将信将疑地对望着，心里打着小鼓，亏本生意无人做呀！大鹏怎能放出这么多的血？老秦便问，你们待意去买的？

不，不，我们带各位爷们婶们玩一趟，才赚几个钱。这是人家赞助的，氧立得可是家大公司。全国几千家旅行社，怎单单看上我们？就冲着我们信誉好，家底厚实！她向汪洋一招手，大声说，把礼品搬出来亮相。汪洋立即喜洋洋地走进里屋，把装着